

劉婧妤

“殊途“與“同歸”：離散視野下嚴歌苓
《媽閣是座城》中的“中國書寫”

摘要當代著名留美作家嚴歌苓的長篇小說《媽閣是座城》聚焦“女疊碼仔”這一特殊行業，描繪了繁榮經濟下人們虛空的精神泡沫以及荒蕪的感情。本文針對該作品中體現出的離散意識，作相關闡述探討，並分析其中“中國書寫”的表現。

關鍵字離散視野嚴歌苓 《媽閣是座城》 中國書寫

當代著名留美作家嚴歌苓的長篇小說《媽閣是座城》分別於2014年、2015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出版發行。她的創作聚焦灰色地帶下的“邊緣人”，講述了“女疊碼仔”梅曉鷗與職業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卻都踏上“賭”這條不歸路的三個男人之間愛恨情仇的故事。這部作品無時不在揭露飛速發展的經濟下，繁榮華麗的都市生活裡，日漸扭曲荒蕪的人性。

在《媽閣是座城》中，嚴歌苓對情感、記憶和倫理價值進行了嚴峻地拷問，為讀者展現了一個個懸置、離散並走向殊途的個體形象。但隨著情節的深入，這些疏離的人又漸漸融合、互通並同歸於命運。強烈的衝突矛盾指向了人物在命運前進途中的坎坷艱難，邊緣人與內心的博弈、與周圍環境的對峙、與命運的抗爭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可以說，嚴歌苓的創作作為一種寫作向度，構成了北美離散文學對中國命運的多維度凝視。

一、殊途：命運的漂泊

離散一詞源於希臘語 Diaspora，拆解 Diaspora，首碼 dia-表示跨越、超越，而-spora 則是 speiro 的變形，意為散播，傳播。廣義的離散指的是個體的離散，人物始終過著漂泊不定的人生，而這種流動的狀態，既包括空間上的轉換，也包含心理上的流變。

時間回到一百多年以前，靠著淘金和苦力在三藩市艱難謀生的梅大榕嗜賭成性，一次次在回家的航船上，把賺得用來娶媳婦成親的錢輸得一乾二淨，而他付出的代價就是原路返回。直到已待嫁十年的梅吳娘已成為青年婦女，梅大榕才終於得以成功回家。而這次的回鄉之路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從割指喝血，立下毒誓，到半途反悔，再上賭桌，不過轉瞬，這個決定梅大榕做得並不艱難。很快他便輸光了所有家產，所幸的是，梅大榕終於在下船前贏了幾把，才得回家蓋屋娶妻。

深究原因，梅大榕的嗜賭與常年漂泊在異國他鄉不無關係，當移民者遠離故土，踏上他國的土地，家園的形象就只能回憶的方式存在於他們的腦海中，精神上的無所依靠與底層生活的邊緣化，使得他的自我身份認同也一直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隨著時間的流逝，記憶逐漸從完整的畫面，變成了破碎的片段，模糊的影像，而這對梅大榕的身份認同又是一個挑戰，這個挑戰意味著其對家國的重新定位以及對故鄉情結的重新審視。顯然，梅大榕不夠堅定——熱切盼

歸、立誓戒賭與拋妻棄女、重回賭桌兩種截然相反的情緒糾結在梅大榕一個人身上，每個決定都讓人感到疏離。而他身上流露出的這種疏離感，實際上是一種孤立和孤絕。面對命運的無奈和人性的脆弱，而“人物主體這種疏離感正是遺忘的‘不可控制感’。”¹

一百多年後的當代，賭徒們前赴後繼的一次又一次重演著梅大榕的故事。他們有著不同的身份：成功商人段凱文、木雕藝術家史奇瀾、部委高層盧晉桐、旅美富商尚先生、初闖賭場鄉鎮老闆；他們曾流轉於不同的城市：北京、山東、香港、三藩市、拉斯維加斯、越南；他們有不同的個性：或風度翩翩、或紳士高雅、或穩健縝密、或圓滑機敏……在千里迢迢奔向賭場之前，他們在各自人生的道路上過得風生水起。一旦上了賭桌，他們一個個卻變得“面目可憎”。賭城有使一個人淪落的先天優勢——當一個人遠離熟悉的生活環境、遠離親近的家人和朋友、遠離原本遵守的社會規則，來到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中，自我意識和道德準則都要經歷重塑。而在欲望之都，道德的閥門悄然打開，欲望的洪流傾瀉而出，便一發不可收拾，文中的賭徒們，就是在離散于他鄉時失去了自我，對賭博流露出了人類最純粹的原始欲望。在這個過程中，嚴歌苓通過不斷的反思和記憶，展現出當代中國人的窘迫的生存境遇與乾涸的精神花園，從而獲得掌握時空的特權，在賭城這個大陸的斷裂罅隙之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思慮與憂心。

二、同歸：宿命的合流

揭開一個個賭徒們離散人生的華麗外衣，他們的人生最終都毫不意外地走向了敗局，而這一場場敗局的都牽繞著同一個女人——梅曉鷗。作為梅家僥倖活下來的一支血脈，梅曉鷗本就是一個極為矛盾的個體：一方面她的身上流著祖上梅大榕的好賭基因，這個基因裡或許還帶了些許梅吳娘溺死親生骨肉的狠心；另一方面，她與大多數女性一樣，對賭有天然本能的排斥與痛恨。宿命般的與賭博糾纏在了一起，對賭博迷戀又痛恨的兩種情緒，在她的身體裡撕裂拉扯。

梅曉鷗鄙夷賭徒，同時也看不起自己，她向來坦然承認“自己跟鷗鳥一樣，是下三濫喂肥的。”²而談及為何一面痛恨賭博，一面又選擇了在賭場當捐客，她卻將原因總結為：“我不幹這行，怎麼報復盧晉桐、史齊瀾、姓尚的和您呢？”³而事實上，看似是主觀自我選擇下才踏上的捐客之路，實則是命運的必然。

年少的梅曉鷗用青春賭未來，把自己的青春與美麗標價成了一件商品，投入了身居高位的盧晉桐的懷抱。四年後的梅曉鷗終於意識到賭徒盧晉桐永遠無法改掉賭博的惡習，毅然決然帶著兒子離開，即便是盧晉桐當著她的面剝掉手指，她也不再為此所動了，這時的堅定與決然像極了梅吳娘。

與此同時，梅曉鷗遠走美國，在仰慕者的幫助下，開始搭建起自己的“賭城”。

¹楊東,吳曉蓉.(2002).疏離感研究的進展及理論構建. 心理科學進展(01),71-77.
doi:CNKI:SUN:XLXD.0.2002-01-010.

²嚴歌苓(2018).《媽閣是座城》(p.21).人民文學出版社.

³嚴歌苓(2018).《媽閣是座城》(p.132).人民文學出版社.

如果說她對賭的深惡痛絕是從梅吳娘那裡繼承下來的，那麼梅大榕則給了她對賭先天的直覺與天賦：“梅曉鷗明白她有這份先知，能辨識一個藏在體面的人深處的賭棍。是她祖先梅大榕把這雙眼給她的，深知自己血緣淵源存在過痼疾的人因為生怕痼疾重發而生出一種警覺，這是一種防止自己種族染病的直覺，是它給了曉鷗好眼光去辨認有發展前途的賭客。”⁴從金絲鳥到女捐客，梅曉鷗也順利的從獵物變成了獵手。

此後的數年裡，梅大榕的基因一直“占上風”。本為報復而成為賭場捐客的梅曉鷗不是沒有動搖過：提醒戀戰的賭徒見好就收；借錢給還欠著自己債的段凱文；幫助史奇瀾躲避追債的債主，讓他重拾藝術靈感……直到兒子也追隨著父親的步伐，或是說祖輩的“遺志”，踏上了賭途，梅曉鷗身上流淌著的梅吳娘的絕狠基因暫態又復活了。為了避免兒子重蹈覆轍，梅曉鷗果斷燒毀公寓，放棄了賭場捐客的工作，像當年離開盧晉桐一般決絕，帶著兒子再次遠走，遷居加拿大。這不僅是在拯救兒子，另一方面也是在拯救迷失的自己。在媽閣這座金錢的罪欲之都中，梅曉鷗終於，又一次從人生的賭局中走了出來。

正如嚴歌苓所說的那樣，“梅曉鷗是社會畸形的產物，誕生在社會轉型當中的一個人，想自強，又嚮往虛榮，變成了別人的獵物。她身上有女人的種種弱點，儘管也有很多叛逆和積極向上的一面，但是在這個時代就變成了一個畸形的產物，她既是男人的獵物，又說男人的剋星，既是賭博的敵人，又是賭博的橋樑。有人通過她走向賭博、走向毀滅，也有人通過她走向拯救，她說多面的、複雜的一個人。”⁵

三、當代中國書寫

海外華文文學作品不論是從創作取材還是作品受眾來看，其根源都是在中國大陸。在 Robin Cohen 看來，華人“對原鄉的歷史、鄉土、事蹟存有集體的記憶與迷思，有著強烈的族群意識，對同族之人懷有同理同志情感，跟歸化社會關係對峙緊張，但也能開展正面的生活”。⁶此類文學作品對當下中國的書寫，與大陸作家的敘述有著截然不同的獨特視角，正好互補互證。但另一方面，這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新移民作家寫好“中國故事”的一大阻礙。對於當代中國，嚴歌苓曾表示不敢描寫“當代”中國的生活。究其根本，是常年生活於異國他鄉，祖國的疏離感使得作家不敢輕易下筆。

誠然，時空上的“不在場”確是成為阻礙新移民作家們書寫“當下中國故事”的因素之一，但嚴歌苓很快找到了新的生長點。在經歷了“離散體驗”、“身份焦慮”、“身份認同”、“自我重塑”後，嚴歌苓站到了更高的視角，挖掘更深刻，更廣闊的民族精神與世界內涵。她的創作逐漸開始超越東方和西方、正義和邪惡這種絕然的對立。

與同時期的《補玉山居》、《老師好美》和《赴宴者》聚焦中國大陸不同，《媽

⁴嚴歌苓(2018).《媽閣是座城》(p.59).人民文學出版社

⁵田超，2014.《〈媽閣是座城〉：嚴歌苓的新魔幻現實》.《江南時報》.

⁶Cohen, R. (1997).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p. P2).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閣是座城》把故事發生地設在了中西融合，文化繁多，歷史背景也更為複雜的澳門。一方面，多樣的文化交融加深了情節的衝突與張力，另一方面，相比於《扶桑》中的美國三藩市，澳門更為中國讀者們所熟悉，而對於《陸犯焉識》中的西北荒漠，澳門卻又讓人感到陌生，正是這種陌生化的處理，帶給觀眾強烈的吸引力。《媽閣是座城》不僅區別與嚴歌苓自己的其他作品，更是在同期其他作家作品中獨樹一幟。在她的書寫中，延續了一貫對“邊緣人”的關注，聚焦“小人物”的冷暖悲喜，而拋開了強盛國力的宏大敘事。而“小人物”並不等於“普通人物”——面對利益，人與人之間徹底失去信任，“女疊碼仔”這個特殊的職業，讓梅曉鷗更“便捷”的為讀者展現出了人性的骯髒與複雜。一個個賭徒的形象，通過嚴歌苓溫情而婉約的筆觸，更顯立體，讓人不寒而慄。

除了空間轉換之外，嚴歌苓更是將回望歷史的視角，轉移到了當下人物的真實生活中去。在《媽閣是座城》中，嚴歌苓借助女性獨特視角，試圖挖掘離散於歷史主流之外的維度。她試圖通過刻畫大國脈動下的小疼痛凝視中國，而這種凝視，使她的作品不僅具有重述的高度，還勾勒出其中更為微妙繁雜的一面。

嚴歌苓以極為嚴謹的態度，通過多次實地調研，親身體驗後才動筆寫作。然而，相比於長久的生活體驗，淺嘗輒止地走訪仍然使這個故事距實際中國有一定的距離。但是無論如何，就題材而言，澳門的出現，很好的為當代中國敘事的版圖填補了空白。

正如王德威所述：“在離散和一統之間，現代中國文學已經銘刻複雜的族群遷徙、政治動盪的經驗，難以以以往簡單的地理詩學來涵蓋，因此衍生的國族想像、文化傳承如何參差對照，當然是重要的課題。”⁷《媽閣是座城》作為嚴歌苓超越“自我”和“他我”的離散敘事，是書寫“中國故事”的一種新嘗試與新經驗。而這，不僅是她身為新移民作家完成從“身份焦慮”到“自我重塑”轉變的現實需要，更是重構在世界版圖中的中國形象和在西方視野下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 [1] 楊東,吳曉蓉.(2002).疏離感研究的進展及理論構建. 心理科學進展(01),71-77. doi:CNKI:SUN:XLXD.0.2002-01-010.
- [2][3][4] 嚴歌苓(2018).《媽閣是座城》(p.21、132、59).人民文學出版社.
- [5] 田超,2014.《<媽閣是座城>：嚴歌苓的新魔幻現實》.《江南時報》.
- [6]Cohen,R.(1997).Global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p. P2).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7] 王德威.(2006).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現狀與未來——“海外中國現代文學譯叢”總序. 當代作家評論 (04),132-136.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06.04.026.

⁷王德威.(2006).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現狀與未來——“海外中國現代文學譯叢”總序. 當代作家評論(04),132-136.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06.04.026.